

# 進討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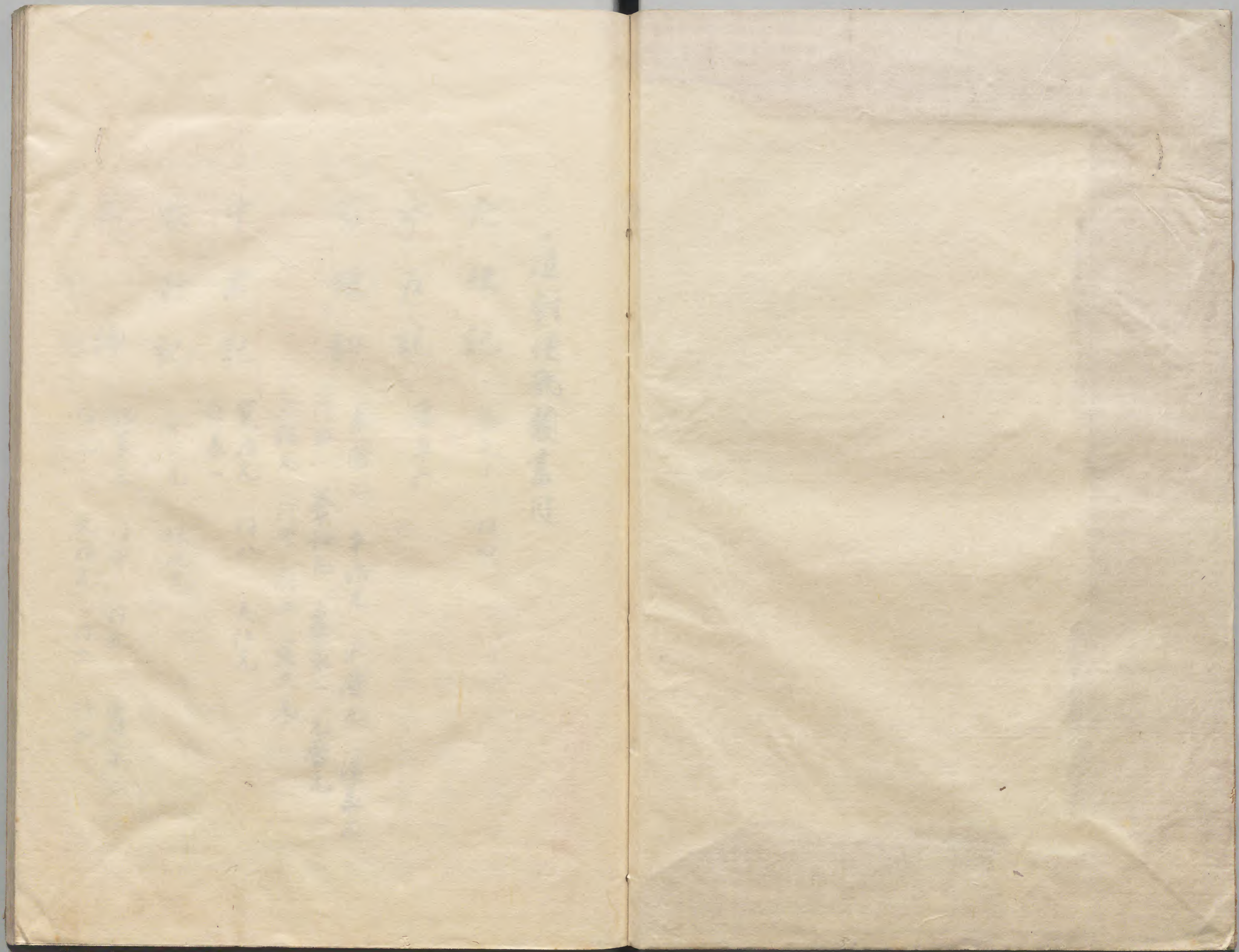
和書門類		二八四二六號	三八二一冊
		八三函	五架

內閣文庫		和書類	二八四二六號	三八二一冊	五架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8426
冊數	321 (271)
函號	144 479

二七一  
144479





追討使部類書目

左經記 長元二 日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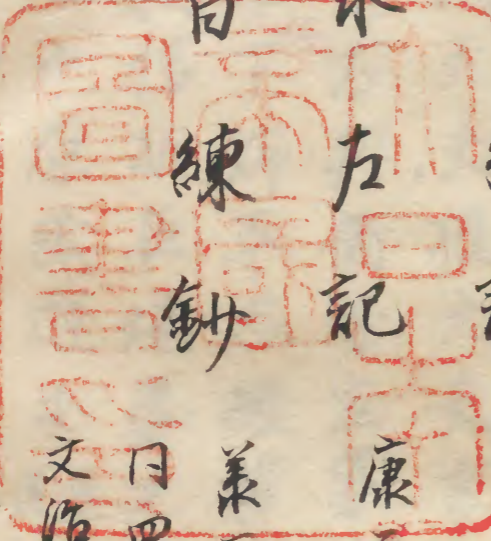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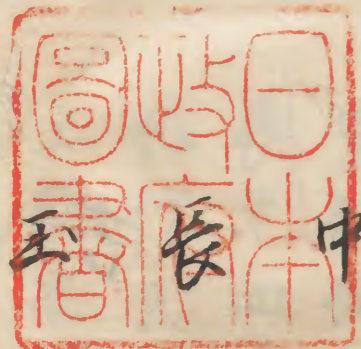
水左記 康平六

百練鈔 美曆三 平治元 永曆元 治承三  
日四 養和元 壽永二 元曆元

右記 寛治元 日八 天仁元  
文治元 日四 日五 建久元

秋記 長承四  
永久元 保延元

海記 治承三 日四 日五 壽永二  
日三 文治元 日二 日四



明治十三年

山槐記

治養四

吉記

治養四 日丑 壽永二

追討使部類

九經記

長元元年六月廿一日甲申參內右大臣內大臣中

宮兩大夫權大夫言左衛門督源中納言春官權大

夫左右兵衛督左宰相中將新守相亦參入左仗定

奏君下<sup>任</sup>跡平忠經等可追討人人上達部申伊勢前

守賴信胡臣堪事之由而作以右衛門尉平朝臣直

方志中原成道亦<sup>其檢非</sup>可遣之由右大臣辨奉勅傳

宣別御史云云

長元四年四月廿八日己巳參殿御其<sup>共</sup>參內於殿上

被作云甲斐守賴信送權僧正許書云忠常欲行向

上總之間忠常隨身子二人即等三人進來了仍陸

所來月間可參上云云

記錄

引馬文庫

六月七日癸未自甲斐守送忠常歸降之由申文而  
依不副忠常降順狀早可上之由示送了暫留國解  
副彼狀可付奏者也自美乃國大野郡送之由在狀  
中兼又忠常從去月廿八日受重病日來辛苦已万  
死一生也雖然相技漸以上道云々  
十一日丁亥修理進忠節來云忠常子法師去年相  
從甲斐守賴信朝臣下向彼國而只今京上申云忠  
常去六日於美濃國野上十云處死去了仍觸在國  
司令見知并注日記斬首令持彼從者上道者令且  
注此由可被申事由云々驚此告以前日所送之忠  
常歸降之由申文付以并令奏是死去之由不申以  
前可恣也

水尾記

十二日戊子早且參殿及午刻退出修理進忠常持  
來甲斐守消息披見有忠常死去國解其狀云忠常  
去月廿八日受身病今月六日於美濃國厚見郡死  
去仍觸在國司令實檢并斬其首立日記且言上云  
副美乃國司返煤并日記等又忠常降順  
狀一枚同加送是前日依遣取所送也  
更參殿  
令御覽此文未為令奏聞送願釋許  
康平六年二月十六日戊子早朝參殿下前鎮守府  
將軍源賴義朝臣所進信因負任重任經清亦并  
降人來名解文右大弁令進說之殿下召願釋給之  
被作可奏之由以并給解文退出余又參大内願并  
持參經奏聞以件解文下治郡卿干時卿奧但夾  
名者苗御所治郡卿下願釋々々召大夫史實長下

之實長召大夫尉源賴俊於右衛門陣口宣可請取  
件首等之由賴俊引牽檢非遠使木奉宣追出了余  
又退出柳件俘囚首本所隨騎兵二人後一人像伏季  
步兵二十人許也各被囚曹殊魁武威先於粟田  
山大谷北丘上踞蹕徘徊三首各插鋒植之余偷行  
見之漸寅晡刻指浴持入檢非遠使於曲條京極間  
請取其儀技本鋒以檢非遠使鋒插之即以著鈇持  
之先負任次重任經清也但鋒緋銘其姓名又若傍  
者督長二人免十人相從三絕相列渡行觀者或  
車或馬亦緇亦素始自粟田之下迄于華洛之中駱  
驛雜錯人不得顧奔車之聲晴空聞雷飛塵之色春  
天拂霧希代之觀何比之有乎於戲皇威之在今更

不恥於古者歟但從曲條西行朱雀大路至于西嶽  
標木泉之云々

### 百練鈔

兼曆三年八月十七日右兵衛尉源重宗依美法國

合戰事解却可追討其身之由被作前下野守義家

### 中右記

寬治元年十二月廿六日甲辰今日追陸奧國解也

守義家朝臣追討俘囚了

### 同

寬治八年三月八日己卯參內源中將信藏人兵部

大輔通輔治部少輔懷季參會共議云今日陸奧守

源義綱朝臣陸身降人并頭入治治必可見物者供御

膳後四人同乘車向二條末河原邊見物上下車馬

已如成市依命立右大將御車邊申時許入浴頭二

同教位平師鈔判長戰末付赤小幡注其姓名左右

麴塵襖袴

捧長劔步兵卅人許相押次義經胡臣着麴塵襖袴  
歎冬衣乘黑馬額白郎等二百人許玄甲與雲連白  
又向日翹此中降人二人貞房騎馬相具行向四條  
未檢非違使未請取了又降人未隨申請免結了由  
下知云、清取之後令持額於若缺者自四條鳥丸  
五條大宮等大路梟頭於西獄門前樹上檢非違使  
大夫尉藤經仲冠衣平貞弘以下同為俊同貞慶志宗  
細信良府生清原重文、部保成等也先着督長木  
二行前行次額次檢非違使以下蔭為先人人先車  
馬遮道路又以見物或折車軸或飛鳥帽已多及耻  
辱者是雖不勝感興還表至愚歎歸參之後供内外  
御膳宿任已及海更額釋自鳥羽殿為御使參入依

可有敎位也者夜半許民部卿被參仗座有臨時敎  
位從四位上源朝臣義經後四位下藤原朝臣為房  
抑義經朝臣者今日擯進犯人未賞充理也為房朝  
臣已未功課者加級之條甚無其謂歎釋時春日行  
幸行事賞云々去年出羽守信明欲上洛同伴犯人  
等已燒其館悉盜財寶守信明為免其命逃散山中  
不知在處謀反之甚何事過之哉仍可追討由下知  
義經朝臣了而彼朝臣不趣任國之前先為杵尋遣  
郎等字藤別當之礼已切願了自餘黨類許參來武  
勇之威自滿西海之所致歎  
後間故賴義朝臣去康平五年自陸奥國所斬進貞  
任額請取之時先召檢非違使於陣頭可請取之由

同

職事仰下仍換非遠使亦束帶云々今日之儀不然  
 去夕願辨以書宣旨下上卿々下辨々被作下換  
 非遠使也仍不束帶欵其書宣旨詞至犯人願者令  
 換非遠使等請取至降人二人其隨義綢朝臣申請  
 可從免者右少年有被談也  
 天仁元年正月十九日午時許願為房送申狀云只  
 今以可馳參殿下御直廬依為急事也者申兼之由  
 着衣冠參內殿下御直廬間民部卿直源大納言帶束  
 同藤居今日和基注新源中納言束被參會被相待內府  
 依被參仗座也新源中納言帶被參會被相待內府  
 參入雖恐極堅固物忌入夜可待參由風聞殿下出  
 御賓筵方人人被候予不着束帶仍有憚之由申之  
 知只可候座由有招仰加候座末願為房仰云因幡

守平正盛後國申上云為追討使今月六日罷向出  
 雲切惡人源義親首并從類五人首了來月上向可  
 上洛且言上者院御氣色云此間之事何樣可行哉  
 又可有勸賞哉如此事內內可議申者新源中納言  
 被申云首入洛事任先例以換非遠使可被請取是  
 負任師抄本例也於勸賞者尤可被行也有非常事  
 有非常切如此事致下官申云勸賞之條同申源中  
 納言蒙追討宣旨必可有勸賞也但首入洛之間以  
 換非遠使請取之事諒閣中可有其儀欵且可准執  
 例問官外記可被量行欵源大納言被申云大略新  
 源中納言議民部卿被申云大略同人人申旨但義  
 親積惡殊甚成非常事近境國々人民之中有同意





係因負任例可有勸賞者件年賴義雖在陸奧依其  
用勸賞又隨申請依軍功之勤隨可勸賞之准更欵  
此中降人被問法家可被行欵逃脫者如本下知當  
他國五箇國被尋進由議定逃脫者有初首者十二人  
可追討他國兵士以正盛左大釋讀解狀、、、文會  
議已了被件定於人伏產被定於除月產被定、、任人  
事未之由中解下仍於他事條先於伏產有定也  
可惟之由中解下仍於他事條先於伏產有定也  
并四日今夜除日之中以因幡守正盛遷任但馬守  
并以男盛康任右衛門尉以平盛良任左兵衛尉是  
追討惡人義親之賞也彼身雖未上洛先有此賞也  
件賞雖可然正盛最下品有被任第一國依殊寵者  
也凡不可陳左右候院邊人天之與奉人歟

廿九日庚辰今日但馬守正盛隨身源義親首入洛  
仍密々為見物作女車午時許行向先正盛宿久我  
邊經鳥羽殿院御於鳥羽殿作路邊窺見首指鉞  
令下人五人各付亦禮禮書名賊首源義親其左右  
取打物步兵者著甲冑者四五十人許相後次但馬  
守正盛次男降人一人騎馬相具次郎等百人即後  
百人許劔戟曜日弓馬連道其路後九條東行於七  
條末河原檢非違使亦受取經七條大路西行昇自  
西大宮西行昇自西大宮路懸首於西獄門樹檢非  
違使大夫尉二人平兼季東帶重服是康平年中倭  
尉源賴俊重服源光國布六位尉以下布衣冠尉盛  
受取之例也源光國袴六位尉以下布衣冠尉盛  
實季清重服源光國袴六位尉以下布衣冠尉盛  
下賜為先者賢長十人前資清府生忠重有賢

進使次帝後亦但止見物上下車馬夾道凡京中男  
降人正盛申請歎如狂凡諫園之中雖犯人肯入洛  
女盈滿道路人人如在凡諫園之中雖犯人肯入洛  
事頗可有議定欽就中祈年祭春日祭以前觴棹遍  
天下也帝可有用心也但出正盛事者世間氣色不  
可論左右義親者是義家朝臣男也先年成六位國  
功任對馬在任之間殺害人民推取公物匡房卿為  
大貳之時監惡十萬之由進府解仍配流隱岐國間  
越來出雲國又以成惡行去年殺國司家保同代奪  
取官物依如此惡事催迫國之兵士令固幡守正盛  
進討之由被下宣旨以依功正盛遷任但馬守故義  
家朝臣年來為武士長者多殺無罪人云々積惡之  
條遂及子孫歎未聞本在京都身仕朝家子孫及如

眾義親曝骨於山野之外懸首獄門之前後惡之者  
見之可恐歎  
表書云  
後聞諸卿參入仗座之後願為房下國解云義親首  
令換非遠使等受清別當移端座召藏人右中辨兼  
左衛門權佐顯隆下文書下知件旨又降人先免結  
正盛進可有沙汰者同下知換非遠使未候陳願件  
肯下知了後行向河原云々或公卿被談云今年大  
嘗會可被行之歲之間切犯人肯移入洛中惟願可  
有用心歎犯過不經從雖被進討猶入洛事不被其  
心云云

長秋記

永久元年三月四日橫山堂依殺害內記太郎被下  
進討宣旨左府仰云頭禱來仰橫山堂廿余人常陸

山夏下右并官夏

相摸上踴下總上總五箇國司可追討進之由可宣  
下者直雖下同韓彼并從示可下大奔之由依事道  
理左右大韓下之如此凶事必所下右并官也

中右記

長兼四年四月八日辛亥晚願後開白殿有召着直  
衣可參內御直廬者申時許參內大官權大夫探察  
實行右衛門督實能當新中納言顯賴參入民部卿  
雖有召在仁和寺不參殿下被作云近日海賊競奪  
上下般不通仍可追討之由雖給宣告於國司等干  
令不叶何様可被行哉人人相議可被申者顯賴發  
語云海賊首所<sub>レ</sub>庄<sub>レ</sub>任人者被作本所被召進由  
可被仰者人人同之予申云忠盛朝臣<sup>備承守</sup>揆亦遠使為  
義等可追討由被作下何事之有哉以藏人韓賢信

長秋記

被奏院作云遣為義者路次國<sub>レ</sub>白滅亡歎忠盛朝  
臣且為備前國司可有便宜也早可追討由被仰下  
忠盛朝臣可宣者仍被下件宣旨了本上卿大官大  
夫可奉行者及亥時人人退出

併延元年二月十四日丁亥參院依直物事開白條  
給大納言師賴卿參兼可追討海賊事宣旨狀云國  
司仰國內猛者可令追討者愚案此事不可叶故者  
諸國猛勢輩各好海賊近及周防國司上道時當國  
輩稱海賊宛陵國司准的他國又如此歎者指國國  
武士等交名各給宣告自件賊慎歎

四月八日辛亥於開白御宿所被定海賊事云<sub>レ</sub>後  
日大官權大夫示給云諸卿着直衣參以內表中官

御方容塵准彼御宿所有此定參人人內大臣大宮  
權大夫按察使別營藤中納言亦也以并云海賊事  
不憚制府弥以蜂起依是海路濟物併停滯公家不  
加重制監章不可絕其事可定申顯賴定申云早可  
遣追討使人人皆同之大宮權大夫師賴卿申云前  
日作回軍可令各國內武勇輩追討之由宣下已畢  
者回司各守制府下知國武勇士可令追討也而未  
件宣旨施行歟又周防國司搦海賊進京都先被携  
回件輩隨狀可被尋沙汰歟按察使聞是被申云近  
日為海賊首法師之骨肉皆在京由兼之尤可被尋  
召歟以并以此旨申上皇仰云追討使可然者忠盛  
朝長源為義此兩人可遣何人哉諸卿多忠盛西海

有有勢之間被發遣尤有便宜內大臣一人兩人間  
只可任勅定之由

件等事上皇聞白沙汰結天不聞天子尚裁決趣  
可被奏聞歟

別當在座所搦得之海賊事明明可申上也而申不  
知在左在右之由尤不足言事也

八月十九日庚申忠盛朝臣虜海賊七十人渡檢非  
遣使盛道資遠季則近安元方於河原請取三十人  
也於殘自閑路海首天下人皆見物日高禪師為賊  
首此中多是非賊只以非忠盛家人者號賊虜進云  
云

廿一日壬戌右兵衛佐清盛叙後四位下兼兵衛佐

百練鈔

驚尾馬允惟細任右衛門尉忠盛朝臣尉海賊賞也  
大宮大夫宣下

平治元年十一月九日夜右衛門督信賴卿前下野  
守義朝謀反放火上皇三條鳥丸御所奉移上皇上  
西門院於一本御書所

十七日少納言入道信西首廷尉於川原請取渡大  
路懸西獄門前樹伴信西於志加良木山自宮前出  
雲守光保所尋出也

廿五日夜至上中宮偷出御清盛朝臣六波羅亭上  
皇渡御仁和寺

廿六日遣官軍於大内追討信賴卿已下革官軍分  
散信賴共棄勝鬘來合戰于六條河原信賴義朝等

同

敗北信賴至于仁和寺遣前常陸守經盛召取信賴  
斬首其外被誅者多

廿九日行幸美福門院八條亭清盛朝臣已下着甲  
曹供奉御輿前後

永曆元年正月九日前左馬頭義朝并郎從正清木  
首廷尉請取懸東獄門前樹

二月廿日院仰清盛朝臣搦召權大納言經宗別當  
惟方卿於葉裏中

玉海

治承三年七月廿八日甲申酉刻大夫史隆職來○  
又申云去廿五日叡山凶惡黨衆等可追討之由被  
宣旨其狀如此

治承三年七月廿五日 宣旨

敷山堂衆等不悛勅制不拘座主制止櫻成狼戾  
欲魔滅一山仍差遣官軍可令追却三箇庄及寄  
住所、但於龍橫河無郎寺木之輩者同仰彼輩  
守護坂本往反路可令責落兼又逃隱洛陽之輩  
宣令檢非遠使搦進至于逃移諸國者作舉吏召  
進其身

奉行職事光能云々件宣旨初可遣追討使之由被  
載而陰職申云先例可追討其國任人凶賊某之由  
所被載也只可遣追討使之由未見先規何樣可候  
哉若為追討使者可被載其名也旁殘不審之由申  
上之知於其人ハ禪門可討遣云々仍只如此可成  
之由被作下仍成宣旨付職事之由翌日一昨日猶

遣討使可成宣旨之由被作下仍所改成也云、良  
久退出了

百練鈔

治兼三年十月三日延曆寺堂衆追捕近江國三箇  
庄仍可追討件輩之由被作下之參議教盛卿奉之  
遣官兵之亂堂衆退散搆城郭於橫川仍更差遣官  
軍

玉海

治兼四年五月十五日丙寅今夜三條高倉宮院  
配流云々件宮八條女院御猶子也二院子  
十六日丁卯注送三條宮配流事其狀如此

源以光本御名以仁忽賜姓改名了

宣處遠流子令追出畿外  
高倉宮配流事被作下之狀如此但不被作官符

者配流人不作官符何例哉然者不可作占也  
始維元王可配土佐國之由宣下云々而後被改  
作歟只今奉行史申旨如此云云

傳聞高倉官去夜檢非違使未向其家以前竊逃去

向三井寺彼寺衆徒守護可奉特條云々山兩寺大

衆可令謀反云々又件官子若官候八條院之女房

祇候其宮中逐電了由有其園仍武士等亦圍彼女

院御所搜求其中先是於女院御一身者奉出賴盛

卿家上卿相具了云々即件若官奉求出女院還

御云々素被隱置太以愚也

後聞八條院渡御他所謬說也乍奉居女院賴盛卿

父子參入不參一所令搜求云々

十七日戊辰傳聞昨日已刻許八條宮圓惠法親以

使者示宗盛時忠等卿云高倉官所御座三井寺平

等院也可被出京之由所沙汰也云々者因茲時忠

卿彼御迎進人内通卿又宗盛卿武士五十騎許差

副彼使遣之即八條宮下法師原三人相具之東燭

前途子刻到彼寺但不入寺中群集小園外記以示

證之下法師違參御迎之狀即歸來云今日日、以

前大衆三十人許相率渡御京御所畢早可被歸云

云仍別當使并武士亦參八條宮先申此由宮被答

云可被出洛之由衆後相訖所申也而忽思憂已凶

徒未切我房了其事無隱於今者非力之所及自上

任法可有沙汰云々聞此狀示事之次第於宗盛時



忠木卿其後重沙汰之趣不聞大略武士之早陋不足言事歟凡昨日朝彼宮逐電之由聞進福原了其使今日可歸京其後每事可有沙汰云々以使者遣邦細卿之許昨今依所勞于今不參院為謝其恐也其次示送云高倉宮登山可被引籠無郎寺之由風聞仍被申彼山檢挾七宮之處不可不力之由伴寺住僧亦進請文了仍七宮之邊不可有殊恐云々或者云散在于諸國之源氏未胤等多以為高倉宮之方人又近江國武勇之輩同以與之云云凡此間巷說縱橫真偽難知

十九日庚午傳聞昨日所被遣圍城寺之僧綱之中房覺僧正一人去夜歸洛他僧綱亦不彼宮猶不可

奉出必之由大衆申切了凶後七十人許其中律上房尊上房此兩人為張本云々此由今日參院云々山門不可與力之由頻被制仰仍如只今不然云々但惠光房、慶一類猶可與由云々或說圍城寺牒送南都云々此條未聞一定又八條宮可被付使廳使云云

廿一日壬申今日可改圍城寺之由被作武士等明後日可祭向云々前大將宗盛卿已下十一人所謂大將

賴盛

教盛

經盛

知盛等卿

維盛

資盛

清經等

朝臣

重衡朝臣

賴政

入道等云々人語云大衆一同不可奉公之由出議定

早了宮曰衆徒能雖放我於此可終命更不可入人  
手云云意氣無衰損太以申云云莫不感歎云云此  
間親眼彼宮之輩及雖一度參入之人知音等併被  
尋搜人多可損亡云云但於余者泥塵無此恐者也  
佛天可有知見歟園城寺佛法滅盡時至矣可悲可  
悲但又所詮可依人之運報歟不若免此道之橫災  
不願取辱病死末代之人以之可為望死  
廿二日參園去夜半賴政入道引率不息等  
參籠三井寺已天下大事歟余驚此事相扶病參院  
今夕行幸于當時之院御所院渡御其東御所云云  
攝政被參即被參內了其後上皇出御被作天下事  
亦又謁女房若刈歎息無極歟少時余退出之間邦

正德宗  
賴不相伴

細卿於門下令見消息一通予披之知山大衆三百  
余人與力了之由山僧之消息也驚思無極即余退  
出入夜自南都人來云奈良大衆蜂起已欲上洛云  
云凡不能左右又前將軍以下京中武士未偏以恐  
怖運家中雜物令逃女人等大略可逃降之支度歟  
太不吉之相也疑彼一門其運滅盡之期歟但玉化  
不宜深可憑歟  
廿六日丁丑卯一點人告云奈良大衆已上洛云云  
又云衆徒僻事也座三井寺宮賴政入道相共去夜  
半許逃去向南都依得其告武士等遂攻云云至于  
辰時其競能橫未有一定已刻余着直衣參上皇  
坊二大官日來御所依為先是公卿五六人參候余  
內表去廿二日所渡御此

直參御所上皇出御先内々以女房被尋作云園城  
興福兩寺衆徒殆謀叛危國家仍未寺在園併可停  
廢歟如何申云於今者偏謀反之地也右只在敕定  
但事已大事也一身難計參可被問參入之卿又可  
被召遣左大臣歟者卿云允可然又可遣召左府云  
々午刻檢非違使李貞為前大將使參院時忠卿相  
達申云賴政黨類併誅殺了切彼入道兼經并即從  
十余人首了於宮者慥雖不見其首同伐得了其次  
弟寅刻許得逃者之告即檢非違使景高飛彈守景  
家嫡男  
同忠綱清一總守忠等已下士卒三百余騎遂責之于  
時軍等於宇治平等院著夜之間也依引宇治川橋  
忠清已下十七騎先打入河水敢無深遂得渡暫合

殺之間官軍不得進得其隙引而降去官軍猶逐之  
於綺河原打取賴政入道兼綱等了其間聞彼是逃者太  
多蒙疵了輩不可勝計敵軍僅五十餘騎皆以不顧  
死敢無氣生之甚々以申也云々其中無遁兼經之  
矢前之者宛如八幡太師云々少時平木院執行良  
俊奉使被申云殿上廊内自殺之者三人相殘其中  
其有無首之者一人疑者宮歟云々王化猶墜地逆  
賊遂被擒殺了非菅王化之不空又是入道相國之  
運報也可恐之未刻左大臣參入朝重衡維盛等朝  
臣重衡乍著甲胃參上作  
依也維盛改着衣冠參上御前像語申戰場之  
子細件兩人先會合大將之家景高等寄向之後猶  
可分遣大將軍一兩之由議定欲奏事由之間此兩

人無左右馳向之間於一坏之邊見敵軍之首等相  
共歸來云々此後數刻女房又來云兩寺事猶如何  
余申云於今者如風聞得勝了兩寺未寺庄園不及  
及停廢所以何者依僧徒之凶惡沒官社寺之所領  
於理不可然只可被懲肅惡徒也今日入道相國可  
被上洛云々其後每事可有議定歟是内々所申也  
立良久明日可有定已刻可參入之由被作下又行  
隆作左大臣已下人人皆悉退出余同退出參女院  
御方申子細歸宅

廿七日戊寅此日於院殿上被定兩寺凶徒眾科之  
趣余著直衣參上余問仰詞亦左大臣左大臣示云  
源以先巧謀叛逃籠園城寺彼寺凶徒同意之而之

間避其所赴南都興福寺惡徒又以與力未遂前途  
之於路次雖誅殺賴政入道以下軍兵等彼以漏其  
内歟世之所疑若移任南都歟但此條不分明者彼  
兩寺衆徒謀叛事何樣可被計行哉者即大臣見遣  
座下仰可被定申之由左宰相中将通親朝臣發語  
自下臆定申如恒取條之詞或為先園城為先興福  
案事理須依寺之次第也仍余為興福先左大臣同  
之

各定申趣不書之如此之定或職通親發語申上

園城寺事如風聞者卑從退散云々付師主緣者  
等尋召張本可有泚汰者興福寺事与謀反之賊  
同意其罪不輕何況其人移任哉早遣官軍可被

攻彼寺其上未寺莊園伴被停廢者

實宗卿申云

園城寺同之歟隨不

興福寺事須被遣官兵也但一宗磨滅之條可有  
思慮仍先可被召張本情申之時可遣官軍歟

賴定 實守 實家 朝方 雅賴 忠親 宗家

實房已上八人同之

隆李卿申云

園城寺事尤召張本可有沙汰就中日來被召置  
之輩候云々被尋次第無其隱歟早付彼輩尋互  
力張本之輩可有沙汰歟  
興福寺事日來再三經沙汰了而凌礫長者使氏

院有官別當已及恥辱謀反非一罪科惟重加之  
於今者一切不拘制止任法可有沙汰之由別當  
權別當共所申也其上不可及實議歟然者若可  
被追討者雖片時可被思遣也彼寺兵強之地也  
徒經日投定其勢万倍者歟所謂後賢而遲不如  
愚而速以之思之必可被急追討也此上事可在  
敕定

余申云

園城寺事同大納言定申

興福寺事與力於逆賊欲奉危國家凌礫長者之  
使不通往反之路謀反之至罪涉絞斬可被遣追  
討使之條尤可然但以宣旨若院宣一旦可被尋

子細歎所以何者若遣官兵者社寺悉可為灰燼  
一宗之磨滅更不可疑惟雖不進宜有諸文追歸  
其使經次第之沙汰被遣官軍為後鑒可宣歟為  
之佛法亡滅之條有御思慮之由也何況源以光  
移住彼寺之條未分明云々只依同意之過急不  
顧滿寺之破亡遣追討使可被攻敗者更非此限  
若依賊徒之在否可有追討之有無者聞彼之  
左右可被進退歟是理之所致也後塞路次難禁  
往反彼人慥於逃竄者爭不違其趣故謀叛者凶  
惡後黨之所令然也滿寺僧綱以下併不可與事  
歟今明之間自有所聞歟今日遣使者明日午上  
可歸洛其後被遣官兵敢不可及懈怠仍先被遣

使隨其類可及追討之沙汰者歟此上宜在聖  
斷者

左大臣同余申狀但此上雖有被申旨等意類不過  
之仍重不能記錄

爰隆季卿更申云各議定了上委被<sup>被</sup>露沙汰之類更  
可被評定之由内々御氣色所候也凡此事條々委  
細有其沙汰而都不可叶之由云縁藏後木申切了  
仍何故可被遣使哉此條一切不可候事也縱遣御  
使通何路可達誰人哉勿論云々先忠親闡此語問  
行隆云昨日事以後猶塞其路又追歸御使歟如何  
行隆申云不然此事等皆昨日以前事也云々隆季  
重云此條無所執事也不可依昨日之前後謀叛之

由申切了於今者不可有實議更不能被遣使者云  
先可被遣宣旨院宣歟之由余所申出也  
隆季不甘心殆欲不重天聽終甚非常偏守形勢不  
知王法破滅強祿此子細極以奇怪仍余作色云昨  
日事以後衆徒之心卒不愛哉彼官移任之由雖雖  
無其疑一旦可被聞子細也何况其條已不分明不  
尋彼彼在否暗被追捕之條亦思慮之所及只為被  
磨滅法相一宗歟是又何益哉若左同稱此趣隆季  
有不悅之色即行隆參御所奏議定之趣奉國之後  
歟歸來云各將可被候彼官被誅伐之由只今自南  
都所申長者也猶有不審事等被相尋之間也云云  
爰左相府同余嘆云塞往還之路不通音信之由兼

之趣今言上此趣如何就之案之祿不知逃隱之實  
否被發軍兵之條可謂廣大亂者歟隆季不言行隆  
歸參了數刻之後來作左大臣云圍城寺事付被召  
置了惡徒且尋搜張本可有沙汰興福寺事任丞相  
申狀先遣使者且仰謀反之子細尋以光之在否隨  
狀可被遣官軍者即左大臣已下退出了余參御所  
見參之後退出今日定隆季通親木申狀可謂不知  
恥可彈指可彈指只察權門之素意不知朝家之巨  
害雖然已不被用其申狀可嘲  
今日參入公卿

左大臣 余

大納言 隆季

宗家

實房

中納言 忠親 雅賴 前官 然免

參議 實宗 賴定 實家

今日仁王會未竟有伐得彼宮之聞法驗不宜彼天  
慶將門夕講未終之間得斬首之告經王之功力古  
今所同可貴云云

廿日辛巳今夜被行勲功賞僧事等

刑部丞藤為家 忠清 勲功 景家

右衛門尉藤景康 忠清 景高

藤則綱 景高 同

後三位平清宗 前右大將 追討源以光 并賴改法師已下賞

從五位下藤景高 使如元 追討 賴改法師賞

同忠綱 使如元 追討 以光賞

又被行僧事

權大僧都良以 轉法輪 法賞

權律師勝遍 同兼 豪讓

東寺修造事 中壇請 喜申請

以權少僧都實全天台本房妙法房寄進 中官御 祈願所

置阿闍梨三口

六月七日戊子興福寺衆後和平了所逃藏之者未  
上下相并廿余人随仰早可召進之由令申云又切  
院難色本鳥并凌礫有官別當者取長者馬之輩同  
以擲出了早可進云云

十日辛卯傳聞所逃向南都之輩少々擲進了其中  
有少納言宗綱云云 件男年來相好相如此之被官送根源



在此相欽  
不可云云

治承四年九月三日壬子傳聞謀叛義朝子年來在  
配所伊豆國而近日事凶惡去比凌礫四司之先使  
時忠所知凡伊豆駿河兩國押領了又存義息一兩  
年來任熊野邊而去五月亂逆之刻赴坂東方了與  
刀彼義朝子大略企謀叛歟死如將門云云凡去年  
十一月以後天下不靜是則偏以亂刑欲鎮海內之  
間夷戎之類不怖其威勢動起暴虐之心持來又不  
可鎮得事欽依大亂得國家之主必以人惠服遠者  
也今則刑戮猥而仁義永廢天下之災殊舉足可待  
云云  
九日戊午關東有叛逆之聞去五日大外記大夫史

等依召參院有評議可追討之由願并宣下左大將  
被成官符維盛忠度知度未來廿二日可向云云但  
羣賊總五百騎許官兵二千餘騎已及合戰凶賊等  
遁入山中了之由昨日也六日飛脚到來云云然者大  
將軍亦發向若有後千事云云者已上光  
十一日庚申大夫史隆職注進宣旨如此

治承四年九月五日 宣旨 左大將左中將  
伊豆國流人源賴朝忽相語凶徒凶黨欲虜掠  
當國隣國云云叛逆之至既絕常篇宣令右近  
衛權少將平維盛胡臣薩摩守同忠度胡氏參  
河守同知度等追討彼賴朝及與力輩兼又東  
海東山兩道堪武勇者可令備追討其中拔有

殊切輩可加不次賞者

廿日已巳右大將遣馬於少將維盛朝臣之辭在福原使

內舍人依下向追討使也

廿九日亥寅今竟寸吏卡登句了云

十一月廿八日傳聞來月二日可遣追討使於江州云

又若獲國徑盛卿有勢之在廳与力追討云

廿九日午刻願并經房朝臣送書云東国送乱事可

彼豫議相抗所勞可冬新院所氣色云云依病不能冬

入由合申了於今云可彼議何事哉古無所據云云

可彼遣追討使也

社云云使皆殿上人也行事釋兼光勤稻荷使依使沙汰  
及丑刻被發遣未曾有事也自今夜始祈二壇給不空

門毗沙

三日辛巳傳聞今晚追討逆賊引楯逐電到美濃燒

邊仍官軍勢多野等地在家數千宇放火追攻云

云終日之間條宿始猶不盡云云美濃源氏等五千

餘騎猶向栢原迫江之邊云云官兵迫江道伊賀道

相并京下之勢三千餘騎云云

十五日癸巳一昨日知盛資盛等攻敵城甲賀入道

并山下兵衛尉義經等徒黨千餘騎即時被追落畢

二百餘人梟首四十餘人捕得所殘併追散了件中

有甲賀入道云云後聞南都衆徒雖上洛議了凶徒

僅五百人許惣大泉等依恐當罰雖表與力之由其

實不一揆况末寺莊園等不及催集又聞江州被落

殊切輩可加不次賞者

廿日己巳右大將遣馬於少將維盛朝臣之許原在福

內舍人依下向追討使也

廿九日戊寅今晚追討使亦發向了云云

十二月二日庚辰刻追討使下向近江道方知盛

卿為大將軍其外一族輩數輩相伴慥夾名可尋記

信兼盛等同以向云云伊賀道少將資盛為大將

軍前筑前守貞能相具云云伊勢道即國司清綱行

向云云今日逆亂御祈被發遣十六社奉幣使上弼

三條大納言實房卿云云後聞依使不足被立十三

社云云使皆殿上人也行事釋兼光勤稻荷使依使沙汰

及丑刻被發遣未曾有事也自今夜始祈二壇給不空

門毗沙

三日辛巳傳聞今晚近州逆賊引楯逐電到美濃燒

邊仍官軍勢多野等地在家數千宇放火追攻云

云終日之間條宿焰猶不盡云云美濃源氏等五千

餘騎猶向栢原迫江之邊云云官兵迫江道伊賀道

相并京下之勢三千餘騎云云

十五日癸巳一昨日知盛資盛等攻敵城甲賀入道

并山下兵衛尉義經等徒黨千餘騎即時被追落畢

二百餘人梟首四十餘人捕得所殘併追散了件中

有甲賀入道云云後聞南都衆徒雖上洛議了凶徒

僅五百人許惣大衆等依恐當罰雖表與力之由其

實不一揆况末寺莊園等不及催集又聞江州被落

之由其旁不可及忽之上洛欽云々大略隨事之形  
勢巧謀叛致太以有若亡言語不及之次第也但如  
此事多有虛聞難知實說致為左少辨行陸奉行女  
院御庄庄并余方領等皆悉召進武士之由被作下  
天慶例云云是又人費民煩也凡近日被行之事一  
而莫不亡國家之事可悲可憐

廿三日辛丑今日維盛朝臣為副將軍下向近江國  
云々  
廿五日癸卯今日藏人額重衛朝臣為大將軍為追  
討南都惡徒下向來廿八日可攻戰今一兩日可經  
迴宇治云々傳聞美濃尾張武士等早可被征伐之  
由牒送官軍而其勢不及敵對故請副下勇士仍追

被遣經盛朝臣一昨日云々

廿六日甲辰南京追討使今日經迴云云

廿七日乙巳傳聞自河內地方被寄官兵之間為大

眾被射危三十餘人被射取了其後被追歸了云々

宇治地官軍今日發向明且可合戰云云奈良勢六

萬騎許云云且不知一定○或僧云三條宮在吉野

云々樣々之風聞實說不實欽

廿八日丙午傳聞去夜重衛朝臣寄南都其勢依莫

大忽不能合戰云々柏川原之邊在家併燒拂或又

欲燒光明山云々

廿九日丁未巳刻人告云重衛朝臣征伐南都只今

歸洛云々又人云興福寺東大寺已下堂宇房舍拂

地燒失於御社者免了云云又惡徒三十餘人鼻首  
 了其殘魁籠春日山云々至于山徒之被戮者還為  
 御寺要事七大寺已下悉愛灰燼之條為世為民佛  
 法王滅盡畢歟凡非言語之所及非筆端之可記  
 五年二月十二日己丑東國追討使大將軍左兵衛  
 督知盛卿歸洛依病也  
 十五日辛酉雖有雨氣降今日追討使藏人頭正由  
 位下平重衡朝臣相具廳御下文先日景高持向之由風聞謬說云々  
 所祭向也今日宿宇治來十九日可着羨濃尾張之  
 境云々隨兵、万三千餘騎云々雖為重裘中陰之  
 内依前幕下令不顧先父之追慕歟重衡堪武勇之  
 器量之故殊應此撰云々愚案重衡者其身向南都

滅亡東大興福兩寺法相三論二宗者也四所明神  
 也當三寶定與冥罰歟因茲乍在父喪忘哭位之礼  
 赴合戰之場果以可報彼逆眾者也造意祿門已罰  
 下午之重衡宜免彼殃哉天之之得而可知努力々々  
 九月十日癸未通盛朝長軍兵為加賀國人等被追  
 降事一定云々仍引籠津田賀城申可被副軍兵之  
 由仍欲遣武士等云々  
 十一日甲申傳聞教經卿教子行盛等為副將軍可下  
 向北陸道又重衡卿等可趣東國云々  
 廿八日辛丑傳聞熊野法師原一同返了切塞鹿春  
 山因之賴盛卿為追討使可下向之由被作下了伊紀  
 以國為被知行

壽永二年四月九日癸卯今日依北陸征討事大神  
 宮以下被祈申云々伊勢以下十六社神祇官人等  
 各參籠五箇日祈申云々  
 廿三日丁巳征討將軍等或以前或以後次第奉向  
 今日皆了云云  
 廿五日己未元大臣仰元中辨兼光朝臣云源賴朝  
 同信義等虜掠東國北陸作前内大臣可令追討老  
 公卿勅使進發上口宗家卿使軍  
 廿六日庚申今日公卿勅使進發上口宗家卿使軍  
 相中将通親所攝政清書宸筆宣命但攝政不參神  
 祇官上弼已下參向發遣御願意趣今年御厄并近  
 日變異及追討事等也云云  
 廿一日甲午今日於院御所被始修五壇法征討御

公卿勅使進發

内侍所三少夜御神樂夏

祈云云  
 廿九日壬辰自今夕三箇夜於内侍所被行神樂六  
 被祈謝征討事并治兼四年奉渡攝州事云々  
 六月四日丁酉傳聞北陸官軍悉以敗績今曉飛脚  
 到來官兵之妻子等悲泣無極云々此事去一日云  
 々早速風聞雖有疑六波羅之氣色事損云々  
 七月廿一日癸未午刻追討使奉向三位中将資盛  
 為大將軍肥後守貞能相具向多原方佐予家東小  
 路路當小家僕等密々見物其勢千十騎云云慥計之  
 日來世之所推七八千騎及萬騎云々見在之勢僅  
 千騎有各無突之風聞以之可察歎  
 廿二日甲申云々又聞丹波追討使忠度其勢亦歎

山槐記

對之間歸大江山了云々凡一一之事非直事歟

治兼四年九月五日申寅後聞今日被下東國追討

使宣旨云々藏人及左中弁經房朝臣作左大將實

定云云

右轉官下

東海道諸國

應追討伊豆國流人源賴朝并與力輩事

右大納言藤原朝臣實定宣奉敕賴朝忽相語山

從凶黨欲虜掠當國隣國叛逆之至既絕常篇宣令

右近衛權少將平維盛朝臣薩摩守忠度朝臣參河

守同知度等追討彼賴朝及與力輩氣又東山兩道

堪武勇者同令備追討其中拔有殊功輩加不次賞

者詔回宣兼知依宣行之

治兼四年九月五日左大史

七日丙辰源實云義朝子虜掠伊豆坂東回之輩追

討之亂舅男抱義朝子入菅根山了之由申上之由

於座主明雲房所兼也者如此示之間義重入道義

子以書狀申太相回云義朝子領伊豆國武田太所

領甲斐回義重在前右大將宗盛今相平被象宗坂

東國家人可追討之由被作下仍所下向也者

九日戊午去六日頭辨經房返事申自福原今日到

來云坂東大亂遣追討使三人右中將維盛朝臣薩

摩守忠度朝臣武藏守知度等也

十三日壬戌後聞今日放福原有内大臣兼依賴朝

叛還追討使官符請印云云

上卿右衛門督實宗云云付官符不可改只內印許

云云

廿二日辛未今日東國追討使左少將維盛朝臣賜  
官符出福原

廿三日壬申追討使昨日出福原今日着六波羅  
云云

廿九日戊寅今晚東國追討使右少將維盛朝臣出  
六波羅家發云云去廿二日出福原廿三日着回都  
具後、出所逗留也傳聞上總守忠清於此都忌十  
死一生日少將云於今者途中儀於舊都可忌日次  
忠清云六波羅者先祖旧宅也事不被忌者如此間  
相論云

十一月四日壬子自駿河忠清十道前右大將宗盛

許云賴朝黨數萬騎也十一箇國已同志官兵總千  
騎也不可敵對暫去駿河國欲着遠江回府可然之  
人人猶可被下向也又以景清被任信濃守可為追  
討使歿者駿河月代為賴子被伐了或曰月代一人  
存命云云但此事追討使維盛朝臣一切無音只忠  
清計申云云

六日甲寅追討使右少將維盛朝臣今晚入舊都六  
波羅九月十八日着駿河國同十九日賴朝黨營于  
不志河送使不知其狀維盛朝臣聞所為於忠景忠  
景曰兵法不斬使者然而此條私合戰之時事也今  
為追討可及返答哉先問彼方子細可斬者維盛朝



臣從此言令痛向使者云軍兵有數萬敵不可為敵  
對者同此後斬首了或難此事云々中兵總千餘騎  
更不可及合戰兼又諸國兵士內心皆有賴朝官兵  
、恐異心暫逗留者欲圍塞後陣云々忠景等因此  
事無欲戰之心之間宿傍池島數萬俄飛去其羽音  
成雷官兵皆疑軍兵之寄來夜中引退上下競走自  
燒宿之屋形中持難具等忠度知度不知此事追退  
歸忠景向伊勢國京師維盛朝片入京著近則野路  
之時有五六十騎云々此事或喊云兵法引退陸事  
無難之故也或又謗之近日門戶之虛言甚多此  
事定少實歎然而閻卷說隨聞及粗注後日願辨維  
房示送曰東國追討事平中納言 賴盛 平宰相 教盛

可下向之由雖有沙汰先伊勢守清綱定安自海道  
可下向云々又鎮西武士自船可遣云々薩摩守忠  
度朝片冬川守知度筑前守貞俊大夫尉忠綱留冬  
川國右少將維盛朝片在近江國之由所聞也新都  
有歎息氣又今日也六日權右中辨光雅朝片應撰為  
語美濃源氏等可下向之昨日五日被作下万人奇驚  
之間被改築博士廣房而今日六日又被改史生流夕  
又停止云々

廿七日、  
廿八日、  
廿九日、  
三十日、  
已後聞南都追討使重衡朝片宿、先陣  
人民部大夫成良軍兵向泉木津為一陣

百練鈔  
與衆徒合戰矢放一兩依日暮不戰  
九月廿二日右近權少將平維盛朝片為追討關東

臣從此言令痛向使者云軍兵有數萬敢不可為敵  
對者同此後斬首了或難此事云々守兵總千餘騎  
更不可及合戰兼又諸國兵士內心皆有賴朝官兵  
、恐異心暫遁苗者欲圍塞後陣云云忠景等聞此  
事無欲戰之心之間宿傍池島數萬俄飛去其羽音  
成雷官共皆疑軍兵之寄來夜中引退上下競走自  
燒宿之屋形中持雜具等忠度知度不知此事追退  
歸忠景向伊勢國京師維盛胡片入京著近洲野路  
之時有五六十騎云云此事或喊以兵法引退陸事  
無難之故也或又謗之近日門戶之虛言甚多此  
事定少實然然而閭巷說隨聞及粗注後日願禪維  
房示送曰東國追討事平中納言賴盛平宰相教盛

可下向之由雖有沙汰先伊勢守清細定安自海道  
可下向云云又鎮西武士自船可遣云云薩摩守忠  
度胡片冬川守知度筑前守貞俊大夫尉忠細留冬  
川國右少將維盛朝片在近江國之由所聞也新都  
有歎息氣又今日也六日權右中禪光雅朝片應撰為  
語美濃源氏等可下向之昨日五日被作下万人奇驚  
之間被改築博士廣房而今日六日又被改史生滿夕  
又停止云云

廿七日乙巳後聞南都追討使重衡胡片宿、先陣  
阿波國住人民部大夫成良軍共向泉木津為一陣

與衆徒合戰矢放一兩依日暮不戰

九月廿二日右近權少將平維盛朝片為追討關東

賊後發向兼平天慶之例幽玄之間令度就嘉兼例  
所被行也不給節刀賜驛鈴  
十月六日熊野前別當堪增謀叛作彼山常住等可  
追討之由宣下  
十一月三日東國追討使惟盛朝長歸京賊徒其數  
千方依不可敵宜引歸  
七日重被下東國追討宣旨  
卅日於新院召諸卿議定東國逆亂事左大臣以下  
參入十二月一日左大弁長方卿吐善言  
伊賀國住人平家次號平田追討近江國逆賊輩之  
由言上  
十二月二日東國追討使左兵衛督知盛已下祭向

不給驛鈴節刀

自今日禁中警固兼平之例也但無召仰

六日前中納言雅賴卿家追捕是彼家人前齋院次  
官親能與賴朝有由來為召取之

十日差官軍於園城寺彼寺衆徒同意于近江國謀  
叛輩之由依有其聞也而天台大衆待請山科邊合戰彼衆徒

廿五日為追討南都藏人及重衛朝片祭向是彼僧  
徒等偏背朝威巧謀叛之由有其聞之故也

廿八日藏人頭重衛朝臣追討南都是彼衆徒木背  
朝威謀反之由依有其聞合戰斬首者二百余人去

廿五日赴南都今日東大寺興福寺堂舍僧房不殘  
一字悉以燒拂佛法之滅亡偏在此時

東大寺

東大寺者聖武天皇天平八年始造同十五年造畢  
孝謙天皇天平勝室四年四月乙酉大佛開眼造畢  
以後至于今年順四百三十八年始逢此災

興福寺

興福寺者佛像者大織冠造立堂宇淡海公建立和  
銅三年自山科移立南京之後四百七拾一年也永  
兼元年十二月廿四日燒亡同二年七月上棟同三  
年三月供奉康平三年五月四日又燒亡金堂釋迦  
佛自庚中同五年六月上棟治曆二年二月供奉此  
後歷遷百五十年有此災

同

養和元年閏二月六日於法皇御所議定關東及遠  
事右大臣以下參入先遣院宣可被尋子細之由定  
申之

十五日藏人願重衛為追討東回齋向

三月十日於洲候合戰源氏軍兵三百九十餘人被

打取大將軍行家逃下關東

四月十四日肥後國住人藤原高直可追討之由宣

下

八月十四日被下北陸道追討宣旨

十五日以藤原秀衡任陸奥守以平助職任越後守

為追討賴朝也

九月六日越前守通盛朝長於越前國與源氏合戰

官軍敗績之

十三日金銅鏡被進太神宮依天慶例也件使神祇

少副定隆去五日於遠中卒去於鑑者散位大中臣

在定取進之

廿八日左馬頭行盛薩摩守忠度為追討使發向  
十月三日依逆亂事可有行幸太神宮之由被互御  
願如何之由被作合攝政左右兩府各無先跡軌難  
計申之由申之

十六日加賀守為盛下向紀伊回為追討熊野山凶  
黨彼山常住等到謀反之故也

壽永二年六月六日上皇訪追討之謀於才卿五人

左大臣右大臣內大臣  
實房長方等卿

十一日上皇於延曆寺嘔千僧轉藥師經為平逆徒  
也藏人右衛門權佐定長勅召祭主親後於殿上口  
作云兵亂平者可行幸太神宮之由可祈請申之由

同

被作下之此後召官崇令合卜申行幸太神宮之吉凶

神宮行幸天平十二年十一月行幸伊勢太神宮被  
祈申太宰小貳廣繼謀反事

廿一日發使於山陵被申逆徒事

七月八日更有警固召作賊徒入近江國中也今日  
平氏公卿十人前內大臣以下以連署起請送敵山唯藤  
氏興福寺以延曆寺為平氏氏寺唯春日社以日吉  
社為氏社之

廿一日新三位中將資盛卿已下為追討使向宇治  
其勢三千餘騎

廿二日源氏軍兵已着東坂本相率大眾登山云々  
上皇召諸卿有議定依賊徒事可有行幸院可悼後

吉記

日我賢所渡御城外無先例可憐我武士猶可守護  
院御所哉三箇條也福原行幸之外賢所城外之例  
或云賢所於今度者可奉具雖無例各別有其思或  
云猶可被渡溫明殿

治兼四年十一月二日庚戌追討使事圓卷說從橫

但或者云權亮下若駿河國也即以一國勢二千餘

騎棟日代為令寄甲州之亂皆率入之後塞路樹下蔽

腹隱置步兵皆悉令射取之異樣之下人少之外

敢無歸者其後謀反之輩武賴朝敵送牒狀其狀詳不

聞亂問件子細之後令切首教言之條有不其後賴

朝襲來之由風聞彼等勢巨百追討使勢不可敵對

仍欲引返之間於午誠宿館失火出來扈從者中坂

云上下失魂之間或奔甲冑或不知乘馬逃歸了是

則東國勢自江州皆悉可付之由兼支度之礼敢不

付或其身雖參件類眷屬猶不伴或隨形勢隨送後

亦彌見官軍弱之由各逐電所殘之纔京下輩也世

以稱逐歸之由古今遠追討使之時未聞此例尤可

悲事也但今度事非只事依奇由委不記又可尋知

定說

六日甲寅時午後先參内○退出之間忽有召以大

理被作云關東事仰居任美濃國源氏等且守護東

害且可令追討之由可作遣予申云兼交名可載宣

有狀歟次逐電退出

八日丙辰追討問事宜今日下左大将之礼宣被

返之未知由緒仍宣下帥大納言了今日復日也仍  
書昨日也

治承四年十一月七日 宣旨

伊豆國流人源賴朝早挾野心輕忽朝威却略人  
民抄掠州縣鋒之間欲加誅代之處甲斐國任人  
源信義根成雷同已送月諸各結魚鱗鶴翼之陣  
旁耀星旄電戰之威因茲剗剗之輩往往赴募逆  
謀之甚古今未聞非營丁壯之若軍旅兼有老弱  
之羸轉漕細民之愚衆庶之賤不顧鳳御之炳誠  
自梟惡之勸誘欣云此云彼責而有條仍為拂其  
凶黨所遣追討使也東海東山北陸等道不論強  
弱不謂老少表表戮力令討逆賊就中美濃四勇

武傳家之者弓馬長藝之輩多有其聞尤足採用  
仰彼等塞其邊境之要害令備通關之防禦使勵  
憂國之貞心可致忘身之接戰氣又偏列之間卒  
伍之中非其雅懷從與凶惡熟察此肯悔過反善  
卒土者皆皇民也普天者悉王者也絲綸之旨誰  
不隨順若夫有執銳不撓臨事立功者量其勤節  
於馬汗賜以不翅之鴻賞宣布告遐邇詳俾知季  
曲

藏人願左中辨藤原經房奉

馬允橋公言今日入來追討使維盛朝於以下一定

去五日入京畢云之日來次第具以語之

五年三月十三日己丑美濃合戰事注文風聞雖不

知實說注之三月十日於墨俣河合戰討取謀反輩  
首目六頭亮方二百十三人内生取越前守方六十  
七人權亮方七十四人薩摩守方二十一人參河守  
八人内有自讚岐守七人同己上三百九十人内大  
將軍四人

和泉太郎重滿頭亮方盛

同多高田四郎頭亮方盛

十郎藏人息字二所薩摩守方

同藏人兼惡禪師頭亮方盛

此外負牛河二逃入者亦三百余人

壽永二年六月三日丙申今日依追討御祈被發遣  
十社奉幣使上卿平大納言忠時兼光朝臣伊勢佐王

同

資中臣公宣忌部八幡左京大夫賀茂越後三位松  
友平卜部教定部尾新三位平野新守通自余殿上人為使春日位  
里光朝長但參始宣并帶物於任吉官内少補  
日吉時矣羽長祇園信清北野大義長以在當日被定  
日時使等左京大夫書定文藏人少輔親經奉行之  
元藏人佐足長奉行了  
而為院御傍參日吉了

宣命草

天皇我詔旨止掛畏支其大神乃廣前而忍美忍  
美毛申賜止波久申久近年以來關東北陸乃國國  
尔凶賊群天人民不穩預仍北陸道倍先為鎮暴  
亂不遠追討使利勢而平官兵尔相逢天防戰布由  
有其聞里無懼朝政天志偏巧野心利如此乃黨類



平岐加冥罰天殺戮志可給奈世繼乃殊末止毛  
俗從屬澆漓止百里乃曆運未盡須諸神乃鎮護  
宣宣野良年右乃列座乃明主毛偏作神復利况勿  
雅乃恥身更尔無他憑志因茲毛恒例乃祭祀毛仁  
殊成欽作志臨時乃帶帛毛弥增誦增謹慎須依靈  
騰天助皇威舟益請衣垂玄應給毛官軍乃一  
率若當魁帥之千人利官軍乃寸刃改斬逆賊之  
万首罪不迴時日須悉致誅罰給毛倍所念行年毛奈  
故是以吉日良辰手擇定官位姓名等手差使天  
禮代乃大幣手令捧持氏奉出給布掛畏支大神  
此狀手平久安之圖食天成厚御恩志施廣御助  
必嚴威天立尔滅賊黨給位普天之下卒土之

中尔神兵乃所向誰人為敵冥誅乃所如何方加尔  
可逃支如在之誠最淺志不順之從歸化天兵革  
永收利陸海無驚久天皇朝廷遠宝位無動久常  
盤盤聖磐尔夜守日守護幸給氏玉體安穩尔蒼生  
泰平尔志風雨調和志稼穡祭行尔護恤給止倍恐  
美忌申賜止久申  
壽永二年六月三日

大内記光輔草之

五日戊戌北陸官軍等敗北必然之由有實說從橫說  
記無益今日追討御祈五壇法結願云々  
六日己亥未刻許參建礼門院北陸事警存之由示  
入前内府方依朝大事也於延曆寺可被行千僧御

讀經可奉行之由左大辯談也追討之間事可被作  
合人人左府去夕被參今日可書進之由被申也右  
府被申所勞仍大藏卿參向彼亭內府今日可被參  
堀河大納言被申所勞梅小路中納言今日可參上  
也可及廣之由先雖有議被止云々如聞者惟帳之  
策難及歟不應救喚有何事乎敗軍等今日多入洛  
云々人人申狀後日尋沙汰注入也  
七月五日丁卯願中將尋送云々去治兼四年依逆  
後事被警固之時上彌着陣被作欤如何

昔云件時禁中警固非常事無召仰之由大外記  
賴業申行候但被時無召作謂之由有相願業云  
云

八日庚午有詔書覆奏上卿中御門大納言宗又有  
警固召作依賊徒入近江國中

七月廿二日癸未今日新三位中將資盛卿舍弟備  
中守師盛并孫前守守定俊等為家子相從資盛卿  
雜色懸宣旨於頭相伴肥後守貞能午刻發向都慮  
三千餘騎法皇密之有御見物宇治路赴江州資盛  
着水手小袴帶弓箭云々

玉海

壽永二年七月廿五日丁亥寅刻人告云法皇御遊  
電云云此事日來萬人所慮幾也而猶今之次第者  
頗可謂無支度歟子細追可尋聞印刻重聞一定之  
由仍女房木少少遣山與小堂之邊余法印相共他  
兼同向堂最勝金剛院也候佛前此間定能卿來尋出幽閑

之所密々隱置了及已刻武士等奉具主上向院地  
方了在籠鎮西云々前内大臣已下一人不殘六波  
羅西八條等舍屋不殘一所併灰燼了一時之間煙  
炎滿天昨者祿官軍欲追討源氏未今者、等若指  
邊土逃去盛衰之理滿眼滿耳悲哉生死有漏之果  
報誰人免此難忍慎而可慎者也攝政自然逝去誅  
逃去雲林院信範入方了云々或人告云法皇御登  
山

廿八日庚寅今日義仲行家等自南北義仲北行家南入京  
云云晚頭左少辨光長來語云召義仲行家亦於蓮  
華王院御所被作追討事大理於殿上緣作之彼兩  
人跪地策之依為御所也參入之間彼兩人相並敢

不前後爭權之意赴以之可知兩人退出之間以并  
兼光仰京中狼籍可停止之云云

八月十日壬寅今日除目俄延引只被行勸賞許云  
云經房書之實房下外記但非除目之義云々

十一月癸卯見去夜闕書  
義仲經五位下左馬頭越後守行家從五位下備後守

十二日甲辰傳聞行家稱非厚賞忿怨且是與義仲  
懸隔之故也閉門辭退云云

九月廿一日癸未傳聞義仲一昨日參院被召御前  
敕云天下不靜又平氏放免每事不便也云云義仲

申云可罷向八明日早天可向云云即院手取御劔  
給之義仲取之退出昨日俄下向云々

壽永三年二月一日庚申昨今追討使等皆悉下向  
 云々先追落山陽道之後漸々可有沙汰云々  
 二日辛酉或人云向西國追討使等暫不遂前途猶  
 逗留大江山边云々平氏其勢非能弱鎮西少少付  
 了云云  
 十三日壬申此日被渡平氏首其數十公卿願不可  
 被渡之由雖有其議武士猶贊申云々如何通盛卿  
 道有同被渡了可彈指之世也  
 廿三日壬午大夫史隆職近日可被下之宣旨等注  
 注進近之仍續加之施行更以不可叶事歟有法不行  
 不如無法  
 不應令散位源朝臣賴朝追討前内大臣平朝臣以

下堂額事

左右中辨藤原朝臣光雅傳宣左大臣宣奉賴前内  
 大臣以下黨類近年以降專亂邦國之政皆是氏族  
 之為也遂出子城申卦西海就中掠領山陰山陽南  
 海西道諸國偏奪取乃貢論之政途事絕常篇宣令  
 彼賴朝追討件輩云云

應令

壽永三年正月廿六日左大史小槻宿祢應令

散位源朝臣召進其聞源義仲餘黨事  
 右左中辨藤原朝臣光雅傳宣左大臣宣奉敕謀及  
 首義仲餘黨遁而在都鄙之由晋有其聞宣令彼賴  
 朝召進件輩云云

壽永三年正月廿九日左大臣史小槻宿祢

同

文治元年四月廿八日辛巳昨日被宣下賴朝賞叙

後二位云云上卿實房卿依內記不  
考作外記賴業云云

六月廿二日癸酉大藏卿泰佐傳院宣云前內府并

其息清宗三位中將重衡等義經相具所參洛也而

乍生不入洛無音於近江邊可弟首其首可渡使廳

我將可并置哉可隨院宣之由賴朝卿令申旨義經

所申也可計申者但重衡云云  
余申云此事左右可

在敕定者

廿三日甲戌傳聞重衡首於泉木津邊切之令懸奈

良坂云云於前內府父子若及晚渡使廳了院有御

見物云云是左大臣申行云云云云

壽永二年七月廿五日平家黨類前內大臣已下率

百練鈔

一族出奔西國天皇建禮門院同奉相具內侍所神

鏡神璽寶釵時簡殿上御倚子云上鈴鹿皆以相具

六波羅已下家同時放火洛中騷動無物于喻賴盛

卿一類留京都主上駕御車攝政扈從所遷御六波

羅泉亭建禮門院准后駕別車轅攝政自余中迴轉

遶電主上六歲

九月廿日左馬頭義仲為追討平氏下向西國

閏十月一日平氏与源氏合戰源氏敗北

元曆元年正月廿九日己未追討平氏九郎義經下

向西國云云

二月十三日今日平氏等首被渡之權中納言家通

考入作下賊首可懸獄門樹之由

同

同

吉記

三月廿七日今日降月入眼也源賴朝叙正四位下  
本位下 天慶秀鄉自六位叙四位之例也  
 九月二日參河守範賴為追討使下向西國  
 文治元年正月十日甲午為追討平氏據非遠使左  
 衛門尉源義經發向西海了  
 壽永二年十一月四日甲午或說云平氏在讚岐八  
 島九國葦菊池已下為追討進已出文司深了云々  
 安藝志芳脚力到來云平氏十月廿日一定被逐出  
 鎮西了事已必然也可長衰可衰又出家人有其教云  
 云  
 八日戌戌今日備前守源行家為追討平氏發向父  
 子駕車令夜宿鳥羽或者云追討使駕車例何時例

玉海

辛云云又云進發之時降雪為源氏為吉事云云出門  
 所具之軍兵二百餘騎也可及三千騎云云  
 壽永二年七月廿八日庚寅今日義仲行家等自南

北行家南北入京云云

八月十日壬寅今日降日俄延引只被行勸賞許云

云經房書之實房下外記但此之儀除日

十一日癸卯見去夜闕書義仲後五位下左馬領後手行家

備後守

閏十月十五日丙子今日義仲入京了其勢甚少云

云

十七日戌寅靜賢法印密告云昨日義仲考院申

云○賴朝弟九郎不知大將軍率數萬之軍兵企上

同

吉記

百練鈔

同

洛之由所兼及也為防其事所急上洛也若事為一定者可行向為不實者非此限今兩三日之內可兼左右云々者已上義仲申狀也

元曆元年正月十五日乙巳陸職來語云義仲可為征夷大將軍之由被下宣旨了云々

壽永二年十二月十日庚午可追討賴朝之由改宣旨被成下院廳御下文云々

壽永二年十二月十日可追討賴朝之由被成院廳下文是義仲申請也

元曆元年正月十一日以伊豫守義仲為征夷大將軍之由被下宣旨

廿日庚戌今日辰刻坂東武士源義經等自宇治路

玉海

入洛伊予守義仲隨兵雖合戰無程敗績大津邊義仲被討畢餘黨散亂四方坂東武士各追乱云々

廿六日丙辰梟伊豫守義仲首去廿日斬之字九郎義經相具之廷尉於六條河原請取之懸東獄門樹見者如堵此外字根井今井樋口等雖為降人渡路頭

文治元年十月十七日丙寅早旦大藏卿泰經為院御使來門外云依穢不去十一月義經奏聞云行家已及賴朝了雖加制止不可叶為之如何者作云相構可加制止者同十三日又申云行家謀反雖加制止敢不兼引仍義經同意了其故者奉身命於君成大功及再三皆是賴朝代官也殊可賞賚之由存之

處適所洛恩之伊予國皆補地願不能回務又彼官

所<sub>レ</sub>廿余箇所先日賴朝分賜而今度勲功之後皆  
悉取返死結節後等了於今者生涯全以不可執思  
何况遣節等可誅義經之由慥得其告雖欲遁不可  
叶向黑候之邊射一箭可决死生之由所存也云云  
作云殊驚思食猶可制止行家者其後無音去夜重  
申云猶同意行家了子細先度言上於今者可追討  
賴朝之由欲賜宣旨若無敕許者結身暇可向鎮西  
云々見其氣色主上法皇已下臣下上官皆悉相率  
可下向之趣也已足殊勝大事也此上事何樣可有  
沙汰中能思量可計奏者泰經內內日兩府被遣召  
左府未兼  
迺事云々  
余申云被下追討宣旨事者眾犯八虐為敵於國家

之者蒙此旨者也賴朝若有重科者可被下宣旨何  
及異議若又無指罪科者可被追討之由更以難量  
申但平家及義仲等之時雖不起自衆念暗被下此  
宣旨了天下亂逆即在如此訖然而為避當時之難  
可被追被本例裁否之條宜在聖斷敢非臣下之最  
歟若泰經重示曰此事猶能可有御思慮歟賴朝過  
怠企不候追討之條又不思食寄然而義經等結構  
之趣可謂句論仍只可給件宣旨之由内々有天氣  
為御存知竊所申也而如今令申御者已追討猶豫  
之趣也外國之原似引級賴朝且者去年聊有申旨  
為報彼芳言抑此追討歟之由若君有御疑殆者尤  
無由事也陸又彼兩度不意之宣旨賴朝更不為怨



今度又可同欽宣下之條旁何難之有哉指分明可  
令申切結欽者余云朝家大事可依私行害之由於  
及御疑殆者更不及申左右凡者被尋問事愚慮之  
所及全不憚時議是存忠之故也而無罪之者可被  
追討之由事令言上裁為適當時之害可被宣下哉  
否之條者只可在敕定事也若於一決者更非申止  
之儀抑以前兩度宣旨賴朝不結然今度可同之條  
頗不可似彼例欽凡此事愚意之所及先被誘作義  
經等可被問子細於賴朝也義經已有度々之勲功  
且依為汝代官偏憑思食亂國可有濫刑之由恐申  
旨如此之條罪科何事哉若依傍輩總口暗加私刑  
者尤不便事欽又其罪無疑必可行科斷若召下其

身可至其沙汰也乍置京都差上武士可誅之由風  
聞振藉之條已似忘朝章若義經等圖謬說令醫申  
欽聞袁子細可有成敗之由可被作遣也而猶承勅  
命在濫吹之時亂違勅可被下追討宣旨欽不定罪  
科宣下之條若奈後悔何但此議於今者難叶欽去  
十一日始達天聽之刻被仰義經暫抑振藉可被達  
子細於關東力リケル事欽濫行風聞之後者雖被  
作遣定無兼引欽誠是難治次第也今私被示之有  
偏引賴朝抑留追討之由也此條返々有怨於不思  
得事欽少事猶難申切况大事哉是全非申止只申  
理之所當許也者恭經服膺退出了云々奈聞此事  
神心惘然天下之滅忘結句在此時欽賴朝失義經

勲功殆及害命之條事若實義經起退心之條一旦  
可然賴朝之心操以之可案事欵但又義經於賴朝  
偏父子之義也忽申下追討宣言欲誅滅賴朝之條  
大逆乘也自他其失道理天魔豈不得便守不能左  
右云々  
十八日丁卯傳聞被下賴朝追討宣言云々  
十九日戊辰早且隆職任送追討宣言有其狀云  
文治元年十月十八日 宣旨  
後二位源賴朝卿偏趨武威已忽朝憲宣前備前守  
源朝臣行家左衛門少尉同朝臣義經等追討彼々  
藏人頭右大臣辨氣皇太后宮亮藤原光雅奉上卿左大  
臣云々

傳聞一昨日左内兩府參院内大臣先上被作合追  
討事内大臣申云此事一身難定申可被待左大臣  
參者即左大臣參上被申云凡不可及異儀早々可  
被下宣言也其故當時在京武士只義經一人也被  
乖彼申狀若大事出來之時誰人可敵對哉然者任  
申請可有沙汰也更不可及議定云々内府同之云  
々  
經房參會聞此事頗傾奇云々  
廿二日辛未傳聞宣下之後將武士多以不引云々  
廿五日甲戌大藏卿泰經為御使來雜為穢中院又  
昇堂余隔障子謁之泰經僞院宣云遣使於賴朝之  
許可被披陣子細歎而隱而遠之者義經等之傳聞  
有怨仍只何仰國伴兩將且暫被止當時之根藉被遣

顯露之御使其次合密語被加披陣之詞如何可討  
奉者知第之申下宜旨將催迫回武士之亂故不象  
此儀出余申云事已發覺被下追討宜旨爭其上更  
被作遣和平之儀賴朝豈可受敕使哉晴可有推案  
歟但於其餘者雖不兼引推而可遣歟賴朝之忿怒  
雖使雖不遣使更不可有差別之故也而在京武士  
亦被合之時各鬱申者如何若可有此儀不被下追  
討宜旨之以前者頗叶物教歟先日被尋問之時內  
存申之趣已是也而不事等被下宜旨之後更此  
儀出來首尾似不相應歟愚意之所及若恭經  
曰左大臣申云早可被遣充上計也云云即恭經歸  
參了余竊案之此事可彈指誰人所申行哉今日恭

經密語云法皇只不可知食天下也我君治天下保  
元以後亂逆連々自今以後又不可絕仍只為金玉  
體枉可有此儀云々余君不知食天下者誰人可行  
哉恭經云只臣下可議奏也此事都不可叶只以法  
皇御刀可被直天下也恭經云極雖有其恐於被直  
之條者一切不可叶可被直得者ハヤク直テ天下  
安穩ニテコソト人ハクシ力ト云云  
廿六日乙亥人告云明曉一定引退鎮西法皇已下  
置可奉引率云々大將軍邊輩各稱此遣余在其中  
云々雖不信受此事女房等同扇摘非無怖畏仍先  
今夜遣法性寺邊堂院也明日往廻  
十一月二日辛巳未刻許古少辨定長衣布為法皇御

使來召御簾前依憚錄懸片謁之定長仰院宣曰義經  
明曉可向鎮西其間聊有申請旨其狀云可奉勅君  
之由達天聽依有其恐書進起請先爭其上不可有  
疑之由存之氣院中伺候之輩猶致發向之用意云  
云此事都不可候事也即後等難遂先途猶臨幸可  
宣宣之由雖令申於義經內心者更不可卒敷慮故以  
不可有御不審抑山陽西海等庄土其為義經之沙  
汰調庸租稅年貢雜物等可沙汰進上之由欲被作  
下氣又豐後武士等被召院義經行家等殊可扶持  
之由被作下者件兩條可被作下哉否宣令計奏者  
余申云可追討賴朝之由被下宣旨之上如此細々  
事更不可及議定於今若只任申請有其沙汰早速

百練鈔

可被出洛陽歎者及晚大夫史陸職來聊有申旨入  
夜賜院宣於義經等云云

文治元年十月十七日今日被下源二品追討宣旨  
云々廷尉義經雖申行上皇都無御兼引而再三申  
之難治之間忽有公卿奏議左內兩府已下諸卿多  
參入各申云平家義仲等之時事雖不赴於慮隨  
彼等申請被下件宣旨了今又如此不可有異議者  
仍宣下云々藏人頭右大弁光雅  
朝長下左天長經宗

玉海

文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奉卯陸職宿禰來談世上  
事入夜光長參上有申事等義經行家等可奉召之  
由被下院宣云云其狀云  
被院宣傳源義經同行家巧及逆赴西海之間去

同

六日於大物濱忽逢逆風云々漂没之由雖有風聞  
亡年之條非無杭疑早仰有辨武勇之輩身搜山林  
川澤之間不日可令召進其身當國之中至國領者  
任此狀令遵行於庄園者觸本所致沙汰事是嚴密  
也曾勿懈緩者 院宣如此噫之謹狀  
二年六月六日壬子光長參上申數箇條事其中可  
討義行之宣有事申院之亂早可宣下之由有仰言  
其宣旨狀令見之

文治二年六月六日

宣旨

謀反者前備前守源行家前伊豫守同義行亦  
敗奔之後不戒歸降之思詔有禹諾之間廣仰  
都鄙尋搜之間行家已伏誅義行獨逃脫雖歡

同

戮竇猶欲擒究重仰五畿七道國々司等愷令  
搦進義行身若有殊功賞以不次

藏人頭左中辨藤原光長奉

人傳云為搦義行武士東西馳走云々尋遣能保之  
知申云大内惟儀申聞得在所之由然而未知實說  
兼足之後可令申云々傳國光搦取母并妹等問在  
所之知稱在石藏之由<sup>遣</sup>武士之處義行逐電了捕得  
房主僧了云々其後事未聞又親經申送云入道闍  
白被申云昨日蒙作鞍馬寺住僧事已召取了可遣  
何處哉云々可遣能保之許之由仰了

四年二月十四日庚辰己刻棟範來召簾前謁之棟  
範之追討宣旨持參院早可下之由有作又云經房

卿申云宜有使院使一人可宜之由雖存被遣奧列  
老兩人可宜之由所存也云々余云早向左大臣亭  
可下宜旨又院使別被遣之事只可在院申沙汰非  
職事之最者又國解事被作國司未書進事可懈怠  
之上強非要歟仍只以口宣所下也其狀如此  
文治四年二月十四日 宣旨  
源義顯者文治元年比忽圖逆節根乖憲條怨問  
神明戮力賊徒敗奔仍仰五畿七道諸國可索捕  
其身之由 宣下先了愛如風聞者彼義顯偷赴  
奧列擊先日之毀府稱當時之 勅命相語邊民  
欲企野戰云云件府者緯不出從處慮自由之結  
構武威之所推也因茲可毀破之由重下鳳詔畢

何備龜鏡哉新心之到責而有條宜令前鎮守府將  
軍秀衡子息等追討彼義顯并同意輩若皆 編言  
不存勳功者須與同罪遣官軍令征伐

於內表棟範云向左大臣亭下宜旨了官使史生之  
中擢器量不日可被追下之由同仰左大臣了云云

此有所  
召作也  
十七日癸未午刻盛隆朝臣來傳院宣云賴朝卿申  
狀如此即被下消息二通一通字依造官被仰大官  
息并改之由可然反本名術之由事各任申請可被行  
歟若申云字佐事賴朝申狀尤神妙候拆臨時迂官  
可被略哉吾先日被下勘諸道未進勘文召取後勘

奏被行羣議之後可有沙汰歟義顯之間事改名之  
條不可及異議早可被摺改置有歟抑可使秀衡法  
師子息等追討義顯之由被下宣旨之條若乖賴朝  
意歟哉否聊可有思慮其故八如今申狀若件泰衡  
也季衡與義顯同意已為謀叛者之由言上而無左右  
追討使之由被載宣旨如何若有議定哉但已被  
下之宣旨被召返之條又於理不可然尤可有豫議  
歟如何郎盛隆歸來云以謀叛者被載追討使之條  
寔不可然始賴朝卿申狀先載廳御下文可被下遣  
也者余又申云此事猶可被仰合能保朝臣也被下  
宣旨被召返之條事涉禁忌又在京之武士等定令  
申歟可被改宣旨狀申猶只可被下仰下文辭歟此

條能可有計御沙汰也者召棟能件宣旨將不可成  
官符之由了

十八日甲申早且着直衣參院近習人人未參以隆  
信朝臣申入女房丹三出逢義顯之間事非女房之  
可奏事仍暫相待盛隆參入小時參入余奏云猶召  
召返宣旨事可有思慮只可被直宣下之趣也宣旨  
院宣兩方被下尤可宜歟可被直之趣今日尤可有  
議定兼雅經房兼光卿等尤可豫議者即奏聞歸來  
云所申可然其趣人人識申者兼雅卿依若御所邊不出公口度  
只陸房兼光卿奉行職事未參仍更遣召  
粗議定又奏聞了祇候  
廿一日丁亥被下義經追討之宣旨云去十八日  
院院被定仰其趣同十九日棟範持來九條堂令見

百練鈔

之余粗有令改直事今日重持來郎宣下左大行云  
云  
廿六日壬辰有政云云工卿兼光卿追討官符請仰  
云云此日被成同廳御下文云云  
文治四年二月十二日九郎義隆在出羽國之由國  
司言工  
五年三月八日戊戌閑東二位卿進奏平請文到來  
義經有奧兼伏狀  
六月一日義顯年世去四月晦日於奧洲追討之由  
言上  
文治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戊戌討秦衡之由言上去  
八月二位卿申請宣旨不經裁程忽得魁首兵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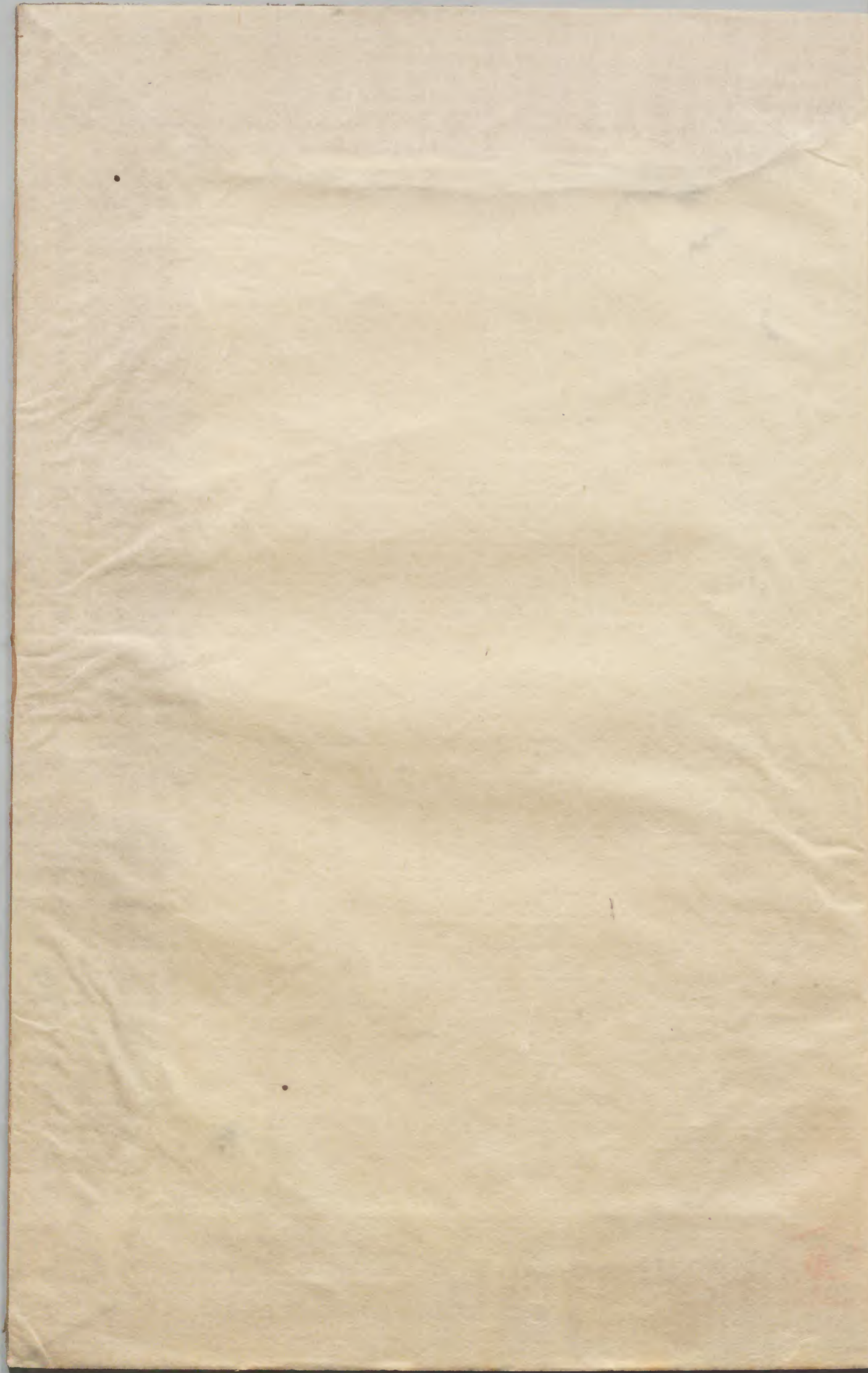
同

至古今少類者歟

建久元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向閑東今日無官之輩  
十人被任勅員尉討秦衡之功賞也

同





簡

至古今中外...

...

...

...

...

...

...

...

...

...

...

...

...

